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二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錦

廣博物志卷二十六

明 董斯張 撰

藝苑一

總經 易 詩 書 春秋 禮記 孝經 論語 孟子 山海經 爾雅 擬經

三墳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法所以正定上下其等有五也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

九丘丘區也區别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者也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圖度也盡其品度也讖纖也其義纖微也易易也言變易也禮體也得其事體也儀宜也得事宜也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記紀也紀識之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春秋

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春秋以魯為内以諸國為外外國所傳之事也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釋名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鈎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後漢樊英傳注）

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樂至乎禮而止矣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

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上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捨斯辨亦小矣法言

易有畧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漢時釋經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大戴禮

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翼奉傳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於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為歸者皆益也楊泉物理論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孔融書

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讃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

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内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文心雕龍

秦宓云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來受七經還敎吏民由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為之語曰解經

不窮戴侍中

顯宗自置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郁定於宣明殿後漢書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横周宣光

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元和初拜趙相雖居官不廢教授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丁鴻字孝公章帝時與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拾遺記

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近代有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

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王填之童子傳

臧榮緒惇愛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宋書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南史

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便於檢閲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宋書

許懋字昭哲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南史

房暉遠字崇儒牛弘每稱為五經庫隋書以下易

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瑯琊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

易以授瑯琊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絶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

上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

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古文老子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道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乾鑿度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上）

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織經營天道以成人事（王叔師正部）

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烈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山海經）

伏羲始畫八卦是為先天有圖象而未有書夏曰連山

天易也商曰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有書文王曰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

皇甫謐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納於山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殷人因黄帝曰歸藏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殷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玉海

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為占

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

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

伏羲六十有四卦其名未著而神農之卦名又與今代為異民弗之知陽豫游徙之類連山卦也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而史記始皇得璧言明年祖龍死不樂卜之得游徙是矣

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奭初艮初兑初犖初釐初震初巽卦皆六畫即此八

卦也玉海

歸藏卦皆六位卦又有明夷熒惑耆老大明之類昔啟筮明夷鯀治洪水枚占大明桀筮營惑武王伐商枚占耆老

厲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桓子新論

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易傳

禮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

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故大傳云伏羲氏作八卦此
郎文王之所用者壺子云伏羲法八極作八卦黄帝體
九竅以定九宫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枝幹衍為甲
子而魏博士淳于俊乃以為伏羲因燧皇之圖以制卦
故高貴鄉公以孔子不言燧人氏沒伏羲氏作難之也
三墳書云伏羲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泛時
龍馬負圖始畫卦也葢以草木紀歲也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孔子讚易道而黜八索正義以易

八卦為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溽小畜作毒蓄大畜作奪畜艮作狠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

蜀解作茘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霨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易在五帝時名八索坤三索於乾而得三男乾三索於坤而得三女遂成八卦八八相索廣生六十四

孟喜易解明夷箕子曰箕萬子滋也言萬物方滋荄也

仲尼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易於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

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 庬攕先文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懌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說苑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按

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複重定著十二篇淮南聘善為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劉向別傳

沛王傳易楚王好詩猶且傳之不朽以為盛事梁元帝書

後漢崔篆著易林六十四篇篆駰之祖父或曰卦林或曰彖林

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 東觀漢記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居今行古任定祖

洼丹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杜撫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馬融作周官傳授謝該通解左氏疑滯名謝氏釋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于夢蒙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衆座皆云呂蒙囈語通周易拾遺記

虞翻注易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燒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別傳）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呼叱之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易中九事

王輔嗣注易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曰夫

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王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為道本於微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

之極也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於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極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于賁六五曰賁于東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東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于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嘿嘿非對

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敎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

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於漸上九曰進處高潔不累於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畜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

莧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兊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顏氏家訓

紀瞻拜尚書郎與顧榮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

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闓拓老子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位以體為稱則是天地以氣為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為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沖氣以為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為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繼其遺業三聖

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葢虚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為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

孰在𫎇遂止晉書

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傳麋氏穀梁鄭玄孝經陸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

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
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
玄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
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
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顔延之為祭
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
無所立學衆經皆儒唯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
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

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説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唯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為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

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著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玄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世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

舊立置（南齊書）

伏曼容字公儀宋明帝好周易集群臣於清暑殿請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每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梁書）

東魏崔暹子達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達拏升高坐開講趙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大悅擢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解義兩行得中郎

權會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北史）

釋曇遷俗姓王氏年十三初學於舅氏權會授以周易隨言即曉始學其半餘半自通有一嫗失物求會決之得兌卦會令遷試辨之遷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

喜曰實如所辨遷曰兊是金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為誰對曰盜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總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兊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為白也兊字上點表總角之象内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測而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筴而歎曰方驗後生可畏宣尼不誣矣續高僧傳

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

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隋書以下詩
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是為魯詩齊
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
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
子夏所傳作訓詁傳是為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
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
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

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隋書

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户也詩含神霧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二篇亡其辭者六篇考之義理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曰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宫貍

首之類 玉海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

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叢子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

沸沸道之所行惟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葢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韓詩外傳

子貢問于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

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說苑

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詩推度災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陰謝陽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

微五際也 記歴樞

近世説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何出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白虎通

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

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

葢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

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曹植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

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其韓詩之謂

歟伯封事唯見於此新序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詩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

曰德恂恂名伯春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陳囂字君期善説詩語曰關東説詩陳君期以下書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為百篇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寛

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壊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内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文寫

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絶無師説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

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内地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隋書

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書序

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肄為鐘鼓百家為笙簧抱朴子

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二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孔安國以為羲炎黄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嚳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為三皇時書五典為五帝常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為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為五行之説籍外論

之豈其然哉按道家者流有所謂洞神錄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三皇治世各受其一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三皇而起亦以神靈為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至黃帝述歷得其所謂三皇內文者此也三洞敘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皇所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山備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義迄不能解遂以還之王公以帛公精勤所得傳之賢達大字敘說

一十四篇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一卷推部本經分别儀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錄者其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晉武帝時南海太守晉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為字靚以緫五兩告玄受之為之叙云三皇文者古初以授三皇名為皇文而三皇經叙則云鮑君所得與世不同靚後授之葛洪是為三墳其陸修靜所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

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墳多是符藥等事黄盧子西嶽公之所傳者于逢綏之言戾矣逄綏之說正以内經素問靈樞與易當之果何所蔽耶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書也世儒弟見深言賸理莫探其朕故推之與易並非實貫也（路史）

劉敞曰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禹貢所言形質也九丘所言情性也）

九共云予辯下土使民平平民以無傲

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書緯

堯與羣臣沈壁於河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帝王世紀

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論衡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

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叢子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漏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茍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

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上

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知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

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運明命授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篇第次

委曲尚在上也上帝之書也_{春秋說題辭}

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_{文中子}

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望江海少好學為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年十歲乃就充石壁中受尚書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畧無遺脫伏子因而

誦之以繩十餘尋縳腰誦一遍一結十餘尋之繩皆成結矣誦記之數萬遍且云食穀損人精慧故有遺失伏子令所傳百卷得其一矣堯舜二典所闕殊多帝聞神異乃聘徵充衣荷草畚負五嶽眞形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洞冥記

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

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論衡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東海衛宏長於古學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後漢書

秦延君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説十餘萬家但説若稽古

三萬言　桓譚新論

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黄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送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　抱朴子

栁偃年十二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帝女長成公主　梁書

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彦交遊嘗説王粲集中難鄭玄

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蹴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顔氏家訓

以下春秋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

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顔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

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中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隋書 前漢書云有陰任之學兗㝢之學

春秋左氏傳者葢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壊孔子教授堂以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

高穀梁赤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戸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赤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論衡

仲尼作春秋老耼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莊子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

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閔因敘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貫日自上而下化為黃玉搜神記

仲尼經成紫微降光抱朴子

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公羊序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

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焉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于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春秋繁露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

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大之端一指也上

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論衡

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北堂書鈔

説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書云黄帝坐扆閣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

鄭康成言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顔師古曰名嘉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

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春秋擢千秋為郎由是行於世 楊士勲疏

法家仲舒春秋决獄十卷 唐志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歳而知孝讓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歳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旁以就學焉 後漢書

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中興書目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其門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後漢書

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為牧守常自課之月讀一遍上

延篤少從唐溪季度受左氏傳篤欲寫無紙乃借本誦

之及旬辭歸李度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誦之矣李度嘆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先賢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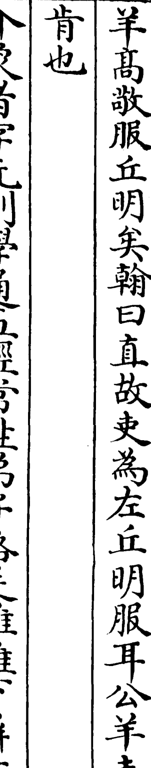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佗者此人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佗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佗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

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笑林

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林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後漢書

隗禧字子牙魚豢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魏畧

嚴翰善公羊鍾繇好左氏繇謂公羊為賣餅人家數與翰會辯析長短繇機捷而翰吶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



羊高敬服丘明矣翰曰直故吏為左丘明服耳公羊未肯也

介象者字元則學通五經常往弟子駱廷雅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為決神仙傳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讐敵

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韡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説疑

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辨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晉書

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毁辱今欲相名當為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宋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為一南史

劉之遴著春秋大意三傳同異合三十事武帝詔答曰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張蒼傳左氏賈誼襃旨鄉源本分鑣指歸殊致梁書

以下禮記

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疏之節至於三王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已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

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絶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

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文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葢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

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

唯鄭注立于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隋書

周公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儀禮序

橋玄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後漢書

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異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畧益部耆舊傳

黃霸於獄中受書崔瑗於獄中問禮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摛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儒劉嵒沈宋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

此一學周而復始聖人正典廢而復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南史

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轉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尋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摠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

比于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畧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禄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畢所以並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

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畧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震動為德

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震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

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王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

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

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顔

子而寄曾子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

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

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

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况中賢之

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映諮曰孝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為德本映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夫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為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小大因其分而為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南齊書

梁元天才英發音響若鐘年五歲武帝問所讀書對曰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驚歎以下孝經

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于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

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著餘書不同故疑之梁氏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送至河閒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閒漸聞朝廷後遂至今與鄭氏並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令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隋書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援神契

建光元年許沖上父慎說文曰古文孝經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臣父學孔氏古文撰具一篇并上說文序

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又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後漢書

獻帝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

消却姦邪常以良日與立入為帝說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得出入上

皇甫謐篤論曰氣絶之後便時服幅巾以遽篨裹尸復卷三重麻約二頭置尸靈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十尺長一丈二尺廣六尺坑訖去牀下屍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賫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王隱晉書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塹停閨閤
南史

皇侃性至孝嘗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比觀世音經
顧歡字景怡有病邪者問歡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歡曰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書
徐陵子份有孝行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時疾忽然而愈三國典畧

以下論語

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韋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

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隋書

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葢羣論立名始於兹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

追隨者文心雕龍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北史○以下孟子

孟子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王海

章帝賜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後漢書○以下山海經

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羼

非本文也家訓○以下爾雅

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三朝記

劉向謂史佚教其子以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梁文所補

祁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

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論後人所足耳西京雜記○以下擬經

楊雄七十三歲擬經

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著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復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劉向別傳

昔嘗見同郡郫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楊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竒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冩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正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眞故不為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童陵宋仲子為作解詁後竒復銜命尋盟伕子以所解付竒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為信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絶難可一

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王詢於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為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為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著之謂而仲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異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眞使玄不為

後世所尤而已 陸績述玄

乃者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玄四百歲其興乎足下累世窮達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張平子與崔子玉書

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嗤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

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乎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抱朴子

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

有繫辭玄有攡瑩棿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方州部家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于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易每卦有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皆當朞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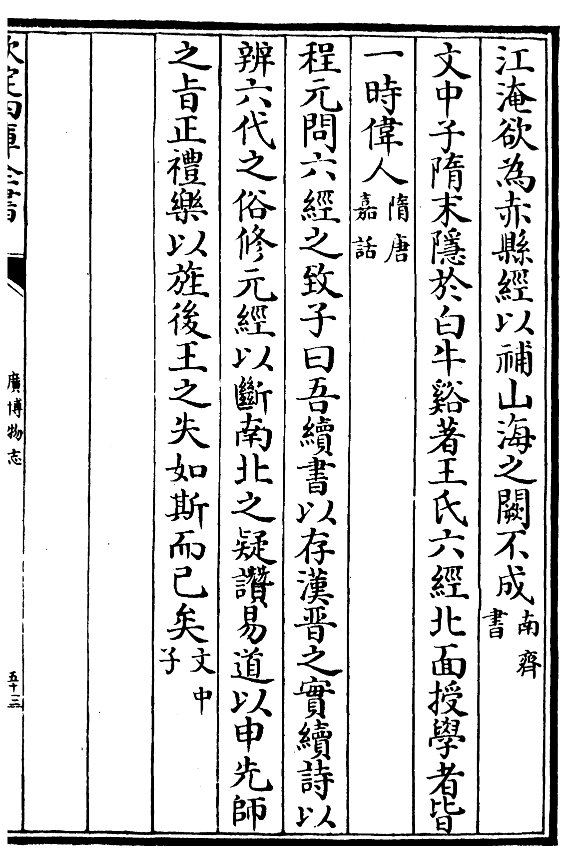
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

宣之論衡

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上

王長文字德儁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

景初中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渾興經依道以見意魏志



江淹欲為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不成南齊書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授學者皆一時偉人隋唐嘉話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文中子

廣博物志卷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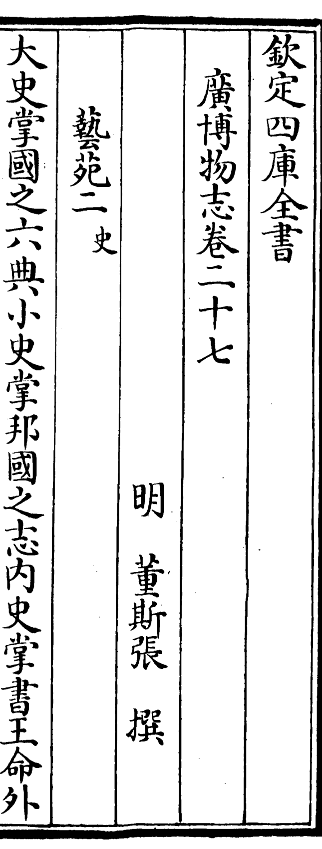
廣博物志卷二十七

明　董斯張　撰

藝苑二 史

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内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於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禮

皆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卽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



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辯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摧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畧此之

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懐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録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説為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説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録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

汝頴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變化為工流

形賦象於肓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史通

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埀之無窮　華覈疏

史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袁山松書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

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則總歸論焉（史通）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大史屠黍見晉之亂也以其圖法歸周（呂氏春秋）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周書）

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旣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葢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

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
左傳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黄帝下
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
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晏漢書
注云十篇沒後亡失此說非也元成之閒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
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

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糺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史通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商字子高七畧云陽陵人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與孟柳俱待詔

晉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誤見顓項字為許緑反錯作許緣其人遂謂朝士言從來謬音專旭當專翮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行信期

年之後吏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顔氏家訓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新莽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

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卽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叙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

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
陳世為其主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
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
左氏傳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六年乃
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史通
梁有僧南渡賫一葫蘆有漢書班固真本宣城太守蕭
琛得之謂之瓠史
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

令劉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

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劒周章邦之傑子實唯彭英仕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梁書

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顏氏家訓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南史

謝舉凡子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梁書

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隋書

闞駰二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後魏書

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多不復言取韋玄成

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家訓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隷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世闕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充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充繼卒復命

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黄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紀熹平中光禄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會車服二志

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本初已下闕續魏黄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缺至晉不成太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說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于孝獻録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删定東觀記為後漢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

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畧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十八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代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十三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史通

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

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譙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紀傳互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辯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捘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畧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交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東觀漢記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蔡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

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上

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謝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一代以為恨 沈約宋書

范睢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為化心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末閞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

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前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

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上

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沉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沉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

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何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勑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紀述並作之中推瑩為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瑩續成全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

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頗埀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間出蜀本作錯宋本作間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畧命中書侍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史通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駰字龍駒注史記

王沉字處道太原人也好書善屬文累遷秘書監正元

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晉書

齊史之書崔絿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伏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塡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强項之風厲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兹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録之難遇耳

王沉魏録濫述貶甄之詒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

元劉璠曰典上並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

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文中子

王韶之字休泰瑯琊臨沂人也私撰晉陽秋既成時人謂之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熈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為後代佳史宋書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歴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録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

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
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
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
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
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
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
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
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官自鄧粲孫盛王

詔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叙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史通

李彪上表曰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見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北史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顯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内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晉書

劉彦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南史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

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産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紀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為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

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邉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

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始一作費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年

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為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為左氏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眞興承光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魏世黄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

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沒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時

史通

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上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言蜀本家下有之字宋本無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一言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

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删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上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其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

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盧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

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旣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_並上

梁安城王蕭欣博學善屬文天保之朝為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博歷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欣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欣卒時為吏部尚書賔客俟之見其屈一脚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賔皆舞抃以為笑樂 渚宮舊事

梁武帝嘗從容謂蕭子顯云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今日時以為名對梁書

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聃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美約有慙色宋齊語錄

陳史初有吴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

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凴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馬史通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元明廢而不述神麚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

弟覽高閭鄧頴晁維范亨黄輔等撰國書為十卷又特
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
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叙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
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
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
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
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
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

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旣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寶二年勑秘書監魏收博訪舊聞勒成一史又令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

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謟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没其善事遷怒所至毁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彦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羣臣猶云

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顔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収失澹以西魏為眞東魏為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敕左僕射楊素别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収本為主焉

髙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珽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黄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

寔錄惟記行師不載他事自武平後史官楊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內令史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敕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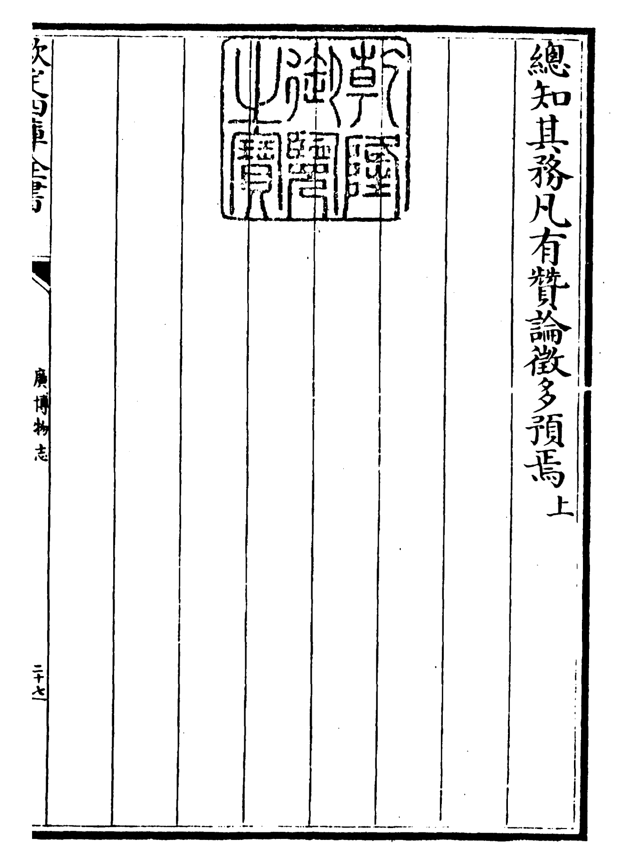
魏收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北史

曹悛初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明曰魏收可悛曰魏收輕薄徒耳又欲陷收以不孝之罪收銜之收後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北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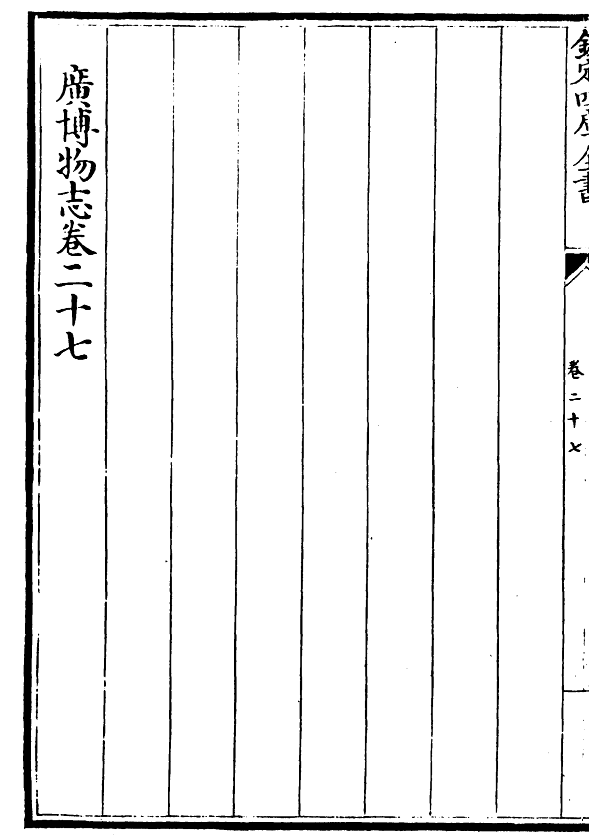
宇文周史天統年有秘書丞郴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

篇畧叙紀綱仍皆牴牾皇家貞觀初勑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史通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勑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孔頴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



總知其務凡有贊論徵多預焉上



廣博物志卷二十七